



高等學校文科教材

周子同 主編

中國歷史文選

下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高等學校文科教材

周予同 主編

中國歷史文選

下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中國歷史文選 / 周予同主編. —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3.6
(高等學校文科教材)
ISBN 978 - 7 - 5325 - 6767 - 6

I. ①中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中國歷史—古代史—史籍—高等學校—教材 IV. ①K204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3)第 035765 號

高等學校文科教材

中國歷史文選

(全二冊)

周予同 主編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
上海古籍出版社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)

(1) 網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網網址: www.ewen.cc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

常熟新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開本 700 × 1000 1/16 印張 43 字數 639,000

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 1 — 5,100

ISBN 978 - 7 - 5325 - 6767 - 6

K · 1694 定價: 78.00 元

如有質量問題,請與承印公司聯繫

六 家〔史通卷一〕

自古帝王編述文籍，外篇^[1]言之備矣。古往今來，質文遞變；諸史之作，不恆厥體。權而爲論，其流有六：一曰《尚書》家，二曰《春秋》家，三曰《左傳》家，四曰《國語》家，五曰《史記》家，六曰《漢書》家^[2]。今略陳其義，列之於後。

《尚書》家者，其先出於太古。《易》曰：“河出《圖》，洛出《書》，聖人則之。”故知《書》之所起遠矣。至孔子觀《書》於周室，得虞、夏、商、周四代之典，乃刪其善者，定爲《尚書》百篇^[3]。孔安國曰：“以其上古之書，謂之《尚書》。”^[4]《尚書·璇璣鈴》^[5]曰：“尚者，上也。上天垂文爲^[6]，布節度，如天行也。”王肅曰：“上所言，下爲史所書，故曰《尚書》也。”^[7]惟此三說，其義不同。蓋《書》之所主，本於號令；所以宣王道之正義，發話言於臣下。故其所載，皆典、謨、訓、誥、誓、命之文。至如《堯》、《舜》二典^[8]，直序人事；《禹貢》^[9]一篇，唯言地理；《洪範》^[10]總述災祥，《顧命》^[11]都陳喪禮：茲亦爲例不純者也^[12]。又有《周書》^[13]者，與《尚書》相類，即孔氏刊約百篇之外，凡爲七十一章。上自文、武，下終靈、景。甚有明允篤誠，典雅高義；時亦有淺末恆說，滓穢相參，殆似後之好事者所增益也。至若《職方》^[14]之言，與《周官》^[15]無異；《時訓》^[16]之說，比《月令》^[17]多同。斯百王之正書，《五經》之別錄者也。自宗周既殞，《書》體遂廢。迄乎漢、魏，無能繼者。至晉廣陵相魯國孔衍^[18]，以爲國史所以表言行、昭法式，至於人理常事，不足備列，乃刪漢、魏諸史，取其美詞典言，足爲龜鏡^[19]者，定以篇第，纂成一家。由是有《漢尚書》、《後漢尚書》、《漢魏尚書》^[20]，凡爲二十六卷。至隋祕書監太原王劭^[21]，又錄開皇、仁壽時事，編而次之，以類相從，各爲其目，勒成《隋書》八十卷。尋其義例，皆準《尚書》。原夫《尚書》之所記也，若君臣相對，詞旨可稱，則一時之言，累篇咸載；如言無足紀，語無可述，若此故事，雖有脫略，而觀者不以爲非。爰逮中葉，文籍大備；必翦截今文，模擬古法，事非改轍，理涉守株^[22]。故舒元所撰《漢》、《魏》等《書》不行於代也。

若乃帝王無紀，公卿缺傳，則年月失序，爵里難詳。斯並昔之所忽，而今之所要。如君懋《隋書》，雖欲祖述商、周，憲章虞、夏，觀其體制，乃似《孔子家語》^[23]、臨川《世說》^[24]，可謂“畫虎不成反類犬”^[25]也。故其書受嗤當代，良有以焉。

《春秋》家者，其先出於三代。案《汲冢璣語》^[26]記太丁時事，目為《夏殷春秋》。孔子曰，“疏通知遠，《書》之教也”；“屬辭比事，《春秋》之教也”^[27]。知《春秋》始作，與《尚書》同時。《璣語》又有《晉春秋》，記獻公十七年事。《國語》云：晉羊舌肸^[28]習於《春秋》，悼公使傳其太子。《左傳》昭二年，晉韓宣子^[29]來聘，見《魯春秋》，曰：“周禮盡在魯矣。”斯則《春秋》之目，事匪一家，至於隱沒無聞者，不可勝載。又案《竹書紀年》^[30]，其所紀事，皆與《魯春秋》同。孟子曰：“晉謂之《乘》，楚謂之《檇杌》，而魯謂之《春秋》，其實一也。”^[31]然則，《乘》與《紀年》、《檇杌》，其皆《春秋》之別名者乎！故墨子曰：“吾見百國《春秋》”^[32]，蓋皆指此也。逮仲尼之修《春秋》也，乃觀周禮之舊法，遵魯史之遺文^[33]；據行事，仍人道；就敗以明罰，因興以立功；假日月而定曆數，藉朝聘而正禮樂；微婉其說，隱晦其文^[34]；為不刊之言，著將來之法，故能彌歷千載而其書獨行。又案儒者之說《春秋》也，以事繫日，以日繫月；言春以包夏，舉秋以兼冬；年有四時，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。苟如是，則晏子、虞卿、呂氏、陸賈，其書篇第本無年月，而亦謂之《春秋》^[35]，蓋有異於此者也。至太史公著《史記》，始以天子為本紀。考其宗旨，如法《春秋》。自是為國史者，皆用斯法。然時移世異，體式不同；其所書之事也，皆言罕褻諱，事無黜陟；故馬遷所謂整齊故事耳，安得比於《春秋》哉^[36]！

《左傳》家者，其先出於左丘明。孔子既著《春秋》，而丘明受經作傳^[37]。蓋傳者，轉也；轉受經旨，以授後人。或曰：傳者，傳也；所以傳示來世。案孔安國注《尚書》，亦謂之傳；斯則傳者亦訓釋之義乎！觀《左傳》之釋經也，言見經文而事詳傳內；或傳無而經有，或經闕而傳存；其言簡而要，其事詳而博；信聖人之羽翮，而述者之冠冕也。逮孔子云沒，經傳不作，於時文籍，唯有《戰國策》及《太史公書》而已。至晉著作郎魯國樂資，乃追采二史，撰為《春秋後傳》。其書始以周貞王，續前傳魯哀公後，至王赧入秦；又以秦文王之繼周，終於二世之滅；合成三十卷^[38]。當漢代史書，以遷、固為主；而紀傳

互出，表志相重，於文爲煩，頗難周覽；至孝獻帝，始命荀悅^[39]撮其書爲編年體，依附《左傳》，著《漢紀》^[40]三十篇。自是每代國史皆有斯作，起自後漢，至於高齊，如張璠^[41]、孫盛^[42]、干寶^[43]、徐賈^[44]、裴子野^[45]、吳均^[46]、何之元^[47]、王劭^[48]等，其所著書，或謂之《春秋》，或謂之《紀》，或謂之《略》，或謂之《典》，或謂之《志》，雖名各異，大抵皆依《左傳》以爲的準焉。

《國語》家者，其先亦出於左丘明。既爲《春秋內傳》^[49]，又稽其逸文，纂其別說，分周、魯、齊、晉、鄭、楚、吳、越八國，事起自周穆王，終於魯悼公，別爲《春秋外傳》，《國語》，合爲二十一篇。其文以方《內傳》，或重出而小異。然自古名儒賈逵^[50]、王肅^[51]、虞翻^[52]、韋曜^[53]之徒，並申以注釋，治其章句。此亦《六經》之流，《三傳》之亞也。暨縱橫互起，力戰爭雄，秦兼天下，而著《戰國策》。其篇有東西二周、秦、齊、燕、楚、三晉、宋、衛、中山，合十二國，分爲三十三卷。夫謂之策者，蓋錄而不序，故即簡以爲名。或云：漢代劉向以戰國游士爲之策謀，因謂之《戰國策》。至孔衍，又以《戰國策》所書未爲盡善，乃引太史公所記，參其異同，刪彼二家，聚爲一錄，號爲《春秋後語》^[54]。除二周及宋、衛、中山，其所留者七國而已。始自秦孝公，終於楚、漢之際，比於《春秋》，亦盡二百四十餘年行事。始衍撰《春秋時國語》，復撰《春秋後語》，勒成二書，各爲十卷。今行於世者，唯《後語》存焉。案其書序云：“雖左氏莫能加。”世人皆尤其不量力、不度德。尋衍之此義，自比於丘明者，當謂《國語》，非《春秋傳》也。必方以類聚，豈多嗤乎！當漢氏失馭，英雄角力，司馬彪^[55]又錄其行事，因爲《九州春秋》^[56]，州爲一篇，合爲九卷。尋其體統，亦近代之《國語》也。自魏都許、洛^[57]，三方鼎峙；晉宅江、淮^[58]，四海幅裂；其君雖號同王者，而地實諸侯。所在史官，記其國事；爲紀傳者，則規模班、馬；創編年者，則議擬荀、袁^[59]。於是《史》、《漢》之體大行，而《國語》之風替矣。

《史記》家者，其先出於司馬遷。自《五經》間行，百家競列，事跡錯糅，前後乖舛。至遷，乃鳩集國史，採訪家人^[60]；上起黃帝，下窮漢武；紀、傳以統君臣，書、表以譜年爵；合百三十卷。因魯史舊名，目之曰《史記》。自是漢世史官所續，皆以《史記》爲名。迄乎東京著書，猶稱《漢紀》^[61]。至梁武帝，又勅其羣臣，上自太初，下終齊室，撰成《通史》^[62]六百二十卷。其書自秦以

上，皆以《史記》爲本，而別採他說，以廣異聞；至兩漢已還，則全錄當時紀傳，而上下通達，臭味相依；又吳、蜀二主，皆入世家；五胡及拓拔氏，列於夷狄傳。大抵其體皆如《史記》，其所爲異者，唯無表而已。其後元魏濟陰王暉業又著《科錄》^[63]二百七十卷。其斷限亦起自上古，而終於宋年。其編次多依倣《通史》，而取其行事尤相似者共爲一科，故以《科錄》爲號。皇家顯慶中，符璽郎隴西李延壽^[64]抄撮近代諸史，南起自宋，終於陳，北始自魏，卒於隋，合一百八十篇，號曰《南北史》^[65]。其君臣流例，紀傳羣分，皆以類相從，各附於本國。凡此諸作，皆《史記》之流也。尋《史記》疆宇遼闊，年月遐長，而分以紀傳，散以書表；每論家國一政，而胡、越相懸^[66]；敘君臣一時，而參、商是隔^[67]：此其爲體之失者也。兼其所載多聚舊記，時採雜言；故使覽之者，事罕異聞，而語饒重出：此撰錄之煩者也。況《通史》以降，蕪累尤深，遂使學者寧習本書而怠窺新錄。且撰次無幾，而殘缺遂多，可謂勞而無功，述者所宜深誠也。

《漢書》家者，其先出於班固。馬遷撰《史記》，終於今上^[68]；自太初已下，闕而不錄。班彪^[69]因之，演成《後記》，以續前編。至子固，乃斷自高祖，盡於王莽，爲十二紀、十志、八表、七十列傳，勒成一史，目爲《漢書》。昔虞、夏之《典》，商、周之《誥》，孔氏所撰，皆謂之《書》。夫以“書”爲名，亦稽古之偉稱。尋其創造，皆準子長；但不爲“世家”，改“書”曰“志”而已。自東漢以後，作者相仍，皆襲其名號，無所變革。唯《東觀》曰《記》，《三國》曰《志》；然稱謂雖別，而體制皆同。歷觀自古史之所載也，《尚書》記周事，終秦穆；《春秋》述魯文，止哀公；《紀年》不逮於魏亡^[70]，《史記》唯論於漢始。如《漢書》者，究西都^[71]之首末，窮劉氏之廢興；包舉一代，撰成一書。言皆精練，事甚該密；故學者尋討，易爲其功。自爾迄今，無改斯道。

於是考茲六家，商榷千載，蓋史之流品亦窮之於此矣。而朴散淳銷，時移世異；《尚書》等四家，其體久廢，所可祖述者，唯《左氏》及《漢書》二家而已。

——據中華書局影印明張之象刻本《史通》，參考《四部叢刊》本《史通》、清乾隆十七年梁溪浦氏求放心齋刻本《史通通釋》

【解題】

《史通》是我國古代第一部史學理論專著，二十卷，唐劉知幾撰。

經過魏、晉、南北朝長期混亂以後，隋、唐二代重新建立起封建統一大帝國。唐初，由於政治統一，經濟繁榮，社會秩序趨向穩定，朝廷對於前代文化的整理開始重視。唐太宗時，正式設立史館，專修國史，又對唐以前諸朝史籍進行大規模的整理和改編。中國傳統的二十四部“正史”中，就有八部（《晉書》、《梁書》、《陳書》、《北齊書》、《北周書》、《隋書》、《南史》、《北史》；後二部乃李延壽私撰而由朝廷頒行）是在這時期修成的。設館修史制度的確立，給我國史學的發展帶來了重大影響。首先，開以後每一王朝都重視編寫前朝史的風氣。其次，引起封建知識分子對史學的普遍關心。第三，設局網羅各類專家集體纂述，各抒所長，對資料採擇可以比較周全，對體例和史學方法的討論也可以進一步地深入。

但是，設館修史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不少弊端，例如對前朝史和當代史的解釋權，完全被當朝者掌握。關於這方面的弊端，劉知幾在《史通》中曾加以揭露。他以為：古時國史由個人著作，怎麼寫，寫甚麼，都表現自己的見識和裁斷，因而能自成一家之言。而唐時史館，人多品雜，歷史認識不一致，下筆時又怕得罪權門貴族，判斷是非都聽命於監修大臣，但監修大臣們又意見互殊，使史官無所適從。何況所謂監修者，多為“恩幸貴臣，凡庸賤品，飽食安步，坐嘯畫諾”（《辨職》）。這就越使修史者“爭學苟且，務相推避，坐變炎涼，徒延歲月”（《忤時》）。

劉知幾在武周末便長期預修國史，在實踐中逐漸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歷史認識和理論。曾立志對《史》、《漢》以來史書，“因其舊義，普加釐革”，但惟恐“致驚未俗，取咎時人”。到中宗時再入史館，又與監修貴臣意見不合，初被蕭至忠責難，再被武三思貶抑，因此鬱憤不平，自以為“任當其職而吾道不行，見用於時而美志不遂”，“故退而私撰《史通》，以見其志”。（《史通·自敘》）

《史通》成於唐中宗景龍四年（710）。劉知幾的原序自述命名的用意說：“昔漢世諸儒，集論經傳，定之於白虎閣，因名曰《白虎通》。予既在史館而成此書，故便以《史通》為目。且漢求司馬遷後，封為史通子，是知史之稱‘通’，其來已久。博采衆議，爰定茲名。”

《史通》分為內、外篇，各十卷。內篇凡三十六，專門討論歷史編纂學，最後附以《自敘》。其中《體統》、《紕繆》、《弘張》三篇，在宋修《新唐書》前已經亡佚。外篇凡十三，敘述史籍源流，雜評古人得失，其中與內篇重出或相矛盾的，可能是作者成書前的讀史札記。雖謹嚴稍遜，而議論廣泛，更能表現作者的史學觀點。

劉知幾曾提出才、學、識為史才三長的著名理論(見《唐會要》卷六三及《舊唐書》本傳);而三者中,尤注重史識。他以為,史家在開始記錄時,“資乎博聞實錄”,而在正式編纂時,“貴乎備識通才”(《史官建置》)。他提倡史學家要“徵求異說,採摭羣言”(《採撰》);要遍窺正式史著以外的“別錄”、“異書”,善加鑒別(《雜述》)。他強調史學家要有史德,既不“妄生穿鑿,輕究本源”(《探蹟》),又能“愛而知其醜,憎而知其善”(《惑經》);更要正直不阿,“彰善貶惡,不避強禦”(《辨職》),所謂“君子以博聞多識為工,良史以實錄直書為貴”(《惑經》)。

從這種認識出發,劉知幾首先注意過去史著的體例得失。《史通》把已往史體歸納為六家,又以編年、紀傳為“正史”二體,其他為“雜著”,並將“雜著”分為“偏紀”、“小錄”等十流(《雜述》)。在評論紀傳體時,贊美斷代體的《漢書》,而貶抑通史體的《史記》。這一看法雖屬片面,但斷代史提供的例證,可以使人們從一個王朝的興廢更替,探索出封建社會週期性的矛盾運動過程;而通史往往由於貫穿古今,時代過長,著作不易,檢索不便。因此劉知幾推崇斷代史,似也頗有見地。

其次,《史通》本着倡導實錄直書的精神,揭示了過去史著如敘事煩蕪、體例乖謬、史實無根、撰注不實、徇情曲筆、因習模擬等弊端。《史通》作者與一般史家立論頗有不同之點,就是他對儒家經典和以儒家思想為指導的史部著作的批判。例如《疑古》、《惑經》二篇,就對被封建統治者奉為科舉課本的《尚書》、《春秋》大加非議,以為堯、舜禪讓是虛語,桀、紂之惡是厚誣,所謂太伯讓位季歷,周文王服事殷商,周公殺管叔、放蔡叔等,都經不起常識檢驗。此外,他還把《春秋》為尊者諱、為賢者諱等“義例”,斥為“愛憎由己”、“厚誣來世”(都見《疑古》)。

劉知幾對史家把迷信和史實相混淆也力加反對,以為神仙鬼怪、圖讖寓言、穿鑿附會的記載都不宜入史(《採撰》)。在《五行志錯誤》和《五行志雜駁》中,指斥以傳統的陰陽五行學說為根據的歷史宿命論,以為災祥屬於天道,與人事無關(《書志》),“論成敗者,固當以人事為主;必推命而言,則其理悖也”(《雜說》上)。

最後,劉知幾還批評六朝以後的文人修史,“每喻過其體,詞沒其義;繁華而失實,流宕而忘返;無裨勸獎,有長奸詐”(《載文》)。鑑於這種藻飾無度的弊病,他強調史書是嚴肅淳樸的作品,文史應該分途(《覈才》)。

但是,在劉知幾自負甚高的“史識”上,也烙下了深刻的正統印記。《疑古》、《惑經》二篇雖有力地揭發了古史記載的虛妄,但也正表明了他對所謂篡奪叛逆等行為的憤懣;《採撰》、《載文》等篇雖力斥浮誇厚誣的記載,但也表明了他的史觀更接近於唐代的儒家學說。清浦起龍評論劉氏:“其為人也,雖口不談道,而實種道學之胚胎;故其為言也,雖貌

似拂經，而實操經物之繩纆”(《史通通釋》附錄《新唐書》劉知幾本傳後評)。雖不盡確切，卻還是較公允的意見。另外，劉氏雖反對綺麗華靡的文章，但仍不能脫離六朝文風的影響，因而輕視史書中的表、志，實未免失之片面。

《史通》問世後，由於作者對《尚書》、《春秋》等儒家經典敢於表示懷疑，由於筆鋒觸到了歷代統治者隱祕的矛盾和黑暗，因此招來後代封建文人的非議。唐末柳璨曾撰《史通析微》十卷，專指責《史通》疑古惑經的“舛謬”；宋宋祁《新唐書》本傳贊也斥責他“工訶古人”。明陸深撰《史通會要》、清紀昀撰《史通削繁》，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批評。

後人對《史通》進行研究注釋的，有明郭延年《史通評釋》、王惟儉《史通訓故》，清黃叔琳《史通訓故補》、浦起龍《史通通釋》等。其中以浦氏《通釋》流傳最廣。《通釋》以評選八股文格式詮解原書，不免迂腐，但注釋周詳，差強人意。紀氏《削繁》對原書任意刪削，頗多失當。近人呂思勉曾撰《史通評》，雖篇幅不多，亦可參考。

《史通》版本頗多，其中以浦氏《通釋》本翻印最多，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新校點本。此外，有中華書局1962年據明張之象校宋本重新影印本，可供研究。

《六家》，選自《史通》卷一，原列《內篇》第一。作者在本篇中研究了唐以前歷史著作體裁的變遷史。他把相傳是孔子編定的《尚書》和《春秋》，由“經”降為“史”；把斷代為史的《左傳》和《漢書》，由解《春秋》、續《史記》的普通著作升為史家必須“祖述”的範本，這都表現了作者的創見。

劉知幾(661—721)，字子玄，彭城(今江蘇徐州)人，唐代著名的史學家。高宗永隆元年(680)進士，授獲嘉縣主簿。武周時，歷任著作佐郎、左史等職，兼修國史。中宗時，曾因官鳳閣舍人，暫停史職；但次年又除著作郎，仍兼修國史。後參與纂修《則天實錄》，與監修大臣不合，請辭史館職；但不久又三度入館。玄宗時，官左散騎常侍。開元九年(721)，因長子貺犯罪流配，詣執政訴理，被貶授安州都督府別駕。旋卒，年六十一歲。知幾自幼即篤好史籍。登仕後，又專攻史學，長期兼任史職，得以博覽祕籍，洞悉官設史館的流弊。為人剛直峭拔，在史館與監修大臣宗楚客、蕭至忠、武三思等屢相牴牾，並指責朝廷“求史才則千里降追，語宦途則十年不進；意者得非相期高於班、馬，見待下於兵卒”(《忤時》)。劉知幾在經學上偏向“古文”，開元初，曾議《孝經》、《易》、《老子》等書，與司馬貞等相質辯。著述甚多，自撰的還有《劉氏家乘》十五卷、《劉氏譜考》三卷、《睿宗實錄》十卷、《劉子玄集》三十卷；與徐堅、柳沖、吳兢等合修的，有《三教珠英》一千三百十三卷、《姓族系錄》二百卷、《唐書》八十卷、《高宗實錄》二十卷、《中宗實錄》二十卷、《則天皇后實錄》三十卷。《史通》是劉知幾一生精力所萃的名著，在中國史學史上享有很高地位。傳

見《舊唐書》卷一〇二，《新唐書》卷一三二；并可參考《史通·自敘》和《忤時》等篇。

【注釋】

- [1] 外篇：指《史通》卷十二《外篇》第二《古今正史》篇。詳述《尚書》、《春秋》到唐初國史、實錄的編撰源流，以及體例變遷、內容得失等，可與《二體》參證。
- [2] 其流有六：……六曰漢書家：浦起龍《史通通釋》推尋作者原意，以為《尚書》家即“記言家”，《春秋》家即“記事家”，《左傳》家即“編年家”，《國語》家即“國別家”，《史記》家即“通古（通史）紀傳家”，《漢書》家即“斷代紀傳家”。
- [3] 尚書百篇：《尚書》，見本書上冊《牧誓》解題。《漢書·藝文志》說：“《書》之所起遠矣，至孔子纂焉，上斷於堯，下迄於秦，凡百篇，而為之序。”又偽孔安國《尚書序》也說：“先君孔子……斷自唐、虞，以下迄於周，……足以垂世立教，典、謨、訓、誥、誓、命之文，凡百篇。”凡古文經學家以及相信偽孔的，都主“《尚書》百篇”說。
- [4] 孔安國曰……謂之尚書：孔安國，西漢經學家。孔子後裔。曾任諫大夫。相傳他曾得孔壁所藏的《古文尚書》，為古文學派先驅。今存《尚書孔氏傳》，出於東晉。宋人開始懷疑，經明、清學者考證，確定為後人偽託。傳見《漢書》卷八八。引語本偽孔安國《尚書序》。
- [5] 尚書璇璣鈴：漢代經師以神學迷信附會儒家經典所造的《尚書緯》的一種。原書隋時已佚。明孫穀《古微書》、清馬國翰《玉函山房輯佚書》等都有輯錄，以趙在翰《七緯》所輯較完備。
- [6] 為：古象字。
- [7] 王肅曰：……故曰尚書也：王肅（195—256），三國魏經學家。字子雍，東海（今山東郯城北）人。累官至中領軍、散騎常侍。曾遍注羣經，不分今、古文，善賈逵、馬融之學，惟不喜鄭玄學，曾偽造《孔子家語》、《孔叢子》等書，作為所撰《聖證論》的論據，和鄭學對立，稱為“王學”。他是晉武帝司馬炎的外祖父，所注《尚書》、《詩》、《論語》、《三禮》、《左傳》及其父朗所作

《易傳》，在晉代都立博士。所注各書和《聖證論》都已亡佚，清馬國翰《玉函山房輯佚書》有輯本。傳見《三國志·魏志》卷一三。引語見唐孔穎達《尚書正義》偽孔傳《尚書序》引。

- [8] 堯、舜二典：《堯典》，又稱《帝典》，《尚書》篇名。近人以爲係周代史官據傳聞編撰，又經春秋、戰國時人用儒家思想陸續補訂而成。篇中記載堯、舜禪讓事迹，反映了中國原始社會末期的軍事民主制度。東晉梅賾獻《偽古文尚書》後，南朝齊姚方興又上《舜典》偽孔（安國）《傳》一篇，將《堯典》下半分出，并加二十八字，而稱《舜典》。
- [9] 禹貢：《尚書》篇名。戰國時人所作，託名夏禹治水的記錄，敘述黃河、長江兩大流域的山脈、河流、藪澤、土壤、物產、貢賦、交通，爲戰國中葉以前的古地理史料。
- [10] 洪範：《尚書》篇名。相傳殷、周之際殷宗室箕子所作。經近人考證，疑是戰國時期的作品。“洪範”意即“大法”，分爲“九疇”（即九類）。根據天的意志和水、火、木、金、土“五行”學說來解釋自然現象、人事吉凶以及封建等級制度，西漢時成爲“天人感應”和“讖緯之學”的依據。
- [11] 顧命：《尚書》篇名。記周成王臨終時命召公、畢公率諸侯輔相康王事。今本《尚書》將《顧命》分出《康王之誥》一篇。
- [12] 茲亦爲例不純者也：《漢書·藝文志》謂古代“左史記言，右史記事；事爲《春秋》，言爲《尚書》”。劉氏用《漢書》說，以爲《尚書》本記言之史，而雜記人事、地理、災祥等，所以評爲體例不純。
- [13] 周書：即《逸周書》原名。見本書《逸周書·克殷解》解題。
- [14] 職方：《逸周書》篇名。敘述四方山川地理、經濟風俗等。又《周禮·夏官》有職方氏，官名，掌天下地圖、四方職貢等。
- [15] 周官：《周禮》原名，又稱《周官經》。儒家經典之一。記述古代官制，并以儒家政治理想附益排比而成的制度彙編，古文經學家認爲周公作，今文經學家認爲出於戰國或指爲西漢末劉歆偽造，今人以周秦銅器銘文所載官制同該書所載制度相參證，定爲戰國時作品。全書分《天官冢宰》、《地官司徒》、《春官宗伯》、《夏官司馬》、《秋官司寇》、《冬官司空》等六篇。《冬官》早佚，漢時補以《考工記》。

- [16] 時訓：《逸周書》篇名，記載天象、時令節氣的變化。
- [17] 月令：《禮記》篇名。又見《呂氏春秋》十二紀中。記述夏曆每年十二個月的時令及有關事物，並把各類事物納入五行相生的系統中，是研究我國戰國、秦、漢時農業生產和宗教活動的重要材料。
- [18] 孔衍：字舒元，孔子後裔。東晉初，補中書郎，出為廣陵相。著述多達百餘萬言。《晉書》列入《儒林傳》。
- [19] 龜鏡：或作“龜鑑”。古代取龜甲占卜，以定吉凶。鑑即鏡，能別美醜。龜鏡即借鑑往事意。
- [20] 漢魏尚書：《隋書·經籍志》作《魏尚書》，《新唐書·藝文志》作《後魏尚書》。
- [21] 王劭：字君懋，太原晉陽（今山西太原市西）人。隋初因著《齊書》，被控私撰國史。文帝愛其才，使修起居注。歷官至祕書少監，專典國史近二十年，撰成《齊志》十卷、《隋書》八十卷。劭書多錄口勅和俚語，對名臣事迹反湮沒不記，被《隋書》作者譏為“文詞鄙穢，體統繁雜”；但劉知幾對此大加贊美，以為記錄俚語，可推究風俗、語言的異同和變遷，“足以開後進之蒙蔽，廣來者之耳目”，並屢稱他“長於敘事”，“志存實錄”（見《雜說》、《敘事》、《載文》諸篇）。劭書已佚。傳見《隋書》卷六九。
- [22] 守株：《韓非子·五蠹》：“宋人有耕田者，田中有株。兔走，觸株折頸而死。因釋其耒而守株，冀復得兔。兔不可復得，而身為宋國笑。”後人多以“守株待兔”這一成語來譬喻墨守成規而不知變通的人。
- [23] 孔子家語：《漢書·藝文志》著錄《孔子家語》二十七卷。原書久佚，今本十卷係魏王肅偽纂。他雜取《左傳》、《國語》、《荀子》、《禮記》等書中有關古代婚姻、喪祭、郊禘、廟祧等與鄭玄不同的說法，假借孔子名義，以攻擊鄭學，但其中也保存一些古書，如：《問王（玉）》可以考見《齊論》遺文，《王言》可以校勘《大戴禮記》等。
- [24] 臨川世說：指南朝劉宋臨川王劉義慶所撰的《世說新語》。詳見本書上冊《世說新語·儉嗇》篇解題。
- [25] 畫虎不成反類犬：古代成語，見《後漢書·馬融傳》，乃馬融教誡兄子語。原文“犬”作“狗”。

- [26] 汲冢璣語：璣同瑣。晉太康二年(281)，汲郡人不準盜發戰國時魏襄王墓(或言安釐王冢)，得竹書數十車，後人稱爲“汲冢書”。據《晉書·束皙傳》，其中有《瑣語》十一篇，係諸國卜夢相妖書。今佚，清洪頤煊有輯本，見《經典集林》。
- [27] 孔子曰：“……春秋之教也”：見《禮記·經解》篇。
- [28] 羊舌肸：肸同肸，音迄(qì)。即叔嚮(向)，春秋時晉大夫。因食邑在楊(今山西洪洞東北)，又稱楊肸。
- [29] 韓宣子：宣子名起，春秋時晉大夫。起父名厥，即韓獻子。別本《史通》作韓獻子，誤。
- [30] 竹書紀年：我國最早的編年體史書，因原本寫在竹簡上而得名。晉太康二年在汲冢發現。凡十三篇，記夏、商至西周幽王被犬戎所滅以前，并及春秋時晉國、戰國時魏國史事，止於魏襄王二十年(前299)(《晉書·束皙傳》載至魏安釐王二十年，即前257)。本書宋時已佚，清朱右曾輯有《汲冢紀年存真》，近人王國維另輯有《古本竹書紀年輯校》，爲研究古代史的重要材料，可以校正《史記》所載戰國史事年代的錯誤。另有通行本《竹書紀年》(近人稱《今本竹書紀年》)二卷，係後人僞託，清雷學淇撰有《竹書紀年義證》，對今本之僞考辨較精。
- [31] 孟子曰：……：見《孟子·離婁》篇下：“王者之迹熄而《詩》亡，《詩》亡然後《春秋》作。晉之《乘》，楚之《檮杌》、魯之《春秋》，一也。其事則齊桓、晉文；其文則史；孔子曰：‘其義則丘竊取之矣。’”
- [32] 故墨子曰“吾見百國春秋”：《墨子·明鬼》篇下引有周之《春秋》、燕之《春秋》、宋之《春秋》、齊之《春秋》。引語初見於李德林《重答魏收書》，見《隋書·李德林傳》。
- [33] 逮仲尼……遺文：出自晉杜預《春秋左氏傳序》：“周德既衰，官失其守。上之人不能使《春秋》昭明，赴告策書，諸所記注，多違舊章。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，考其真僞，而志其典禮。上以遵周公之遺制，下以明將來之法。”
- [34] 微婉其說，隱晦其文：杜預《春秋左氏傳序》據《左傳》成公十四年所言，以爲《春秋》義例有五：微而顯，志而晦，婉而成章，盡而不汙，懲惡而勸善。

劉知幾引杜說，以為《春秋》言簡意賅，寓褒貶於記事之中。

- [35] 則晏子……亦謂之春秋：晏子指《晏子春秋》，舊題春秋時齊晏嬰撰；據後世學者考證，係戰國或漢初墨子後學中的齊人依託晏嬰行事所撰。今本八卷。虞卿指《虞氏春秋》。據《史記》，虞卿是戰國時游說之士，曾任趙上卿，後不得意而去，著書八篇，稱《虞氏春秋》。《漢書·藝文志》著錄《虞氏春秋》十五篇。書已佚。呂氏指《呂氏春秋》，又稱《呂覽》。舊題秦相呂不韋撰，實不韋門客共同編纂，為戰國末期雜家的代表著作。共二十六卷，分八“覽”、六“論”、十二“紀”，以調和折衷先秦各派學說為主，而較偏於道、儒兩家，其中保存了許多有價值的材料。陸賈指漢初陸賈所撰的《楚漢春秋》，凡九篇，記錄楚、漢相爭及西漢惠、文二帝時事。書已佚，清洪頤煊《經典集林》、茆泮林《十種古逸書》及黃奭《漢學堂叢書》各輯為一卷。
- [36] 馬遷所謂整齊故事耳，安得比於春秋哉：語據司馬遷《史記·太史公自序》：“余所謂述故事，整齊其世傳，非所謂作也；而君比之於《春秋》，謬矣。”
- [37] 丘明受經作傳：見杜預《春秋左氏傳序》。按《左傳》作者問題，歷代經今古文學家間有爭論，見本書《左傳·晉楚城濮之戰》解題。
- [38] 樂資……春秋後傳……合成三十卷：樂資，《晉書》無傳。《隋書·經籍志》載資書成於荀悅《漢紀》後，但敘事上接《左傳》，下終於秦，故劉氏先《漢紀》記述。《春秋後傳》已佚，清王謨《漢魏遺書鈔》和黃奭《漢學堂遺書》各輯為一卷。
- [39] 荀悅：(148—209)東漢末政論家、史學家。字仲豫。潁陰(今河南許昌)人。少好學，善《春秋》。應曹操徵召，於獻帝時任黃門侍郎、祕書監等職。著有《申鑒》五篇，闡發他的“德刑並用”、“耕而勿有”等政治理想。獻帝以《漢書》文繁難讀，命他依《左傳》體裁撰成《漢紀》。傳見《後漢書》卷九二。
- [40] 漢紀：西漢斷代編年史，東漢荀悅撰，三十卷。悅取《漢書》各傳及志、表，提綱挈領，按年月散入本紀各年之下，內容大致不出《漢書》範圍，但也增補不少其他史料，並附加自己的評論，為宋司馬光編《資治通鑑》所取法。

- [41] 張璠：正史無傳，約為魏、晉時人。曾撰《後漢紀》三十卷，為晉袁宏撰《後漢紀》時所依據。書今佚。清黃奭《漢學堂叢書》和汪文臺《七家後漢書》各輯為一卷。
- [42] 孫盛：字安國。晉中都（今山西平遙西南）人。東晉時曾任著作佐郎，參荊州軍事，官至祕書監。所著《晉陽秋》，直書當時軍閥桓溫在枋頭戰役中失敗情況；桓溫以滅族相脅迫，仍堅稱不改，世稱良史。撰有《魏氏春秋》三十卷、《晉陽秋》三十卷，今俱佚。明葉紹泰《增定漢魏六朝別解》輯有《魏氏春秋》一卷。傳見《晉書》卷八二。
- [43] 干寶：字令升，東晉河西新蔡（今河南新蔡）人。曾任著作郎，領國史。著《晉紀》二十卷，記司馬懿至晉愍帝時事。書今佚。清黃奭《漢學堂叢書》和湯球《廣雅叢書·晉紀輯本》各輯為一卷，陶棟《輯佚叢刊》輯為二卷。寶又好陰陽術數，曾撰《搜神記》三十卷，亦佚，《太平廣記》曾廣為徵引。傳見《晉書》卷八二。
- [44] 徐賈：其人與書俱無考。浦起龍《史通通釋》考證《隋書·經籍志》和《新唐書·藝文志》，在干寶《晉紀》後、裴子野《宋略》前，有徐廣《晉紀》四十五卷，與本書名次及門類相合，以為徐賈當係徐廣之謄。按《宋書·徐廣傳》：廣字野民，宋東莞（今山東莒縣）人，曾任員外散騎領著作，撰《晉紀》四十六卷。書今佚，清黃奭《漢學堂叢書》輯有一卷。
- [45] 裴子野：（467—528）字幾原，南朝河東聞喜（今山西聞喜）人。梁武帝時，官著作郎兼中書通事舍人。少好學，善屬文。因其曾祖裴松之嘗續修何承天《宋史》未成，乃更撰《宋略》二十卷，其中評論多為《資治通鑑》所引用。另有文集二十卷，今俱佚。清嚴可均《全梁文》卷五十三有輯文。傳見《梁書》卷三〇、《南史》卷三三。
- [46] 吳均：字叔庠，南朝時吳興故鄆（今浙江湖州南）人。好學，善屬文，時人稱為“吳均體”。梁武帝時，官奉朝請，撰《齊春秋》三十卷，為編年體齊史。因書中稱武帝為齊明帝佐命，武帝惡之，命焚其書，并被免職。不久，又被召撰《通史》，起三皇，迄蕭齊，為草本紀、世家，列傳，未成而卒。均另撰有《廟記》十卷、《文集》二十卷，注范曄《後漢書》九十卷，今俱佚。《齊春秋》有輯本一卷，見《說郛》。傳見《梁書》卷四九、《南史》卷七二。

- [47] 何之元：南朝時廬江灑（今安徽霍山東北）人，曾撰《梁典》三十卷，記梁武帝至敬帝時事。書今佚。傳見《陳書》卷三四、《南史》卷七二。
- [48] 王劭：見前注[20]。這裏指王劭所撰編年體《齊志》十卷，見《隋書·經籍志》；《新唐書·藝文志》作《北齊志》，凡十七卷，今佚。
- [49] 春秋內傳、春秋外傳：《內傳》指《左傳》，《外傳》指《國語》，詳本書上冊《國語·越王句踐滅吳》解題。
- [50] 賈逵：（30—101）東漢古文經學家。字景伯，扶風平陵（今陝西咸陽西北）人。官至侍中。明帝時，利用朝廷尊重讖緯，上書說《左傳》與讖緯相合，可立博士。並在章帝時，爭得朝廷對古文經學派的一些讓步。撰有《左氏傳解詁》三十篇、《國語解詁》二十一篇等，已佚。清馬國翰《玉函山房輯佚書》、黃奭《漢學堂叢書》均有輯本。傳見《後漢書》卷六六。
- [51] 王肅：指肅所撰《春秋外傳章句》。已佚，清黃奭《漢學堂叢書》輯有《國語章句》一卷。
- [52] 虞翻：（164—233）三國吳經學家。字仲翔，會稽餘姚（今浙江餘姚）人。曾任騎都尉、富春長，因觸犯孫權，被謫徙交州。世傳西漢今文孟氏《易》，撰有《易注》九卷。又撰《老子注》、《論語注》、《國語注》等，今俱佚。清馬國翰《玉函山房輯佚書》和黃奭《漢學堂叢書》各輯《國語注》一卷。傳見《三國志·吳志》卷一二。
- [53] 韋曜：即韋昭，陳壽《三國志》避司馬昭諱改。字弘嗣，三國吳吳郡雲陽（今江蘇丹陽）人。官太子中庶子，封高陵亭侯，常領左國史。昭參考東漢鄭衆、賈逵，三國吳虞翻、唐固等五家《國語》注，並自發正三百零七事，撰成《國語注》，為現存最早的《國語》注本。傳見《三國志·吳志》卷二〇。
- [54] 春秋後語：《新唐書·藝文志》作《春秋後國語》，已佚，清黃奭《漢學堂叢書》輯有一卷，又近敦煌石室發現殘帙。
- [55] 司馬彪：西晉史學家。字紹統，溫（今河南溫縣）人。晉宗室。歷官祕書丞、散騎侍郎等。除《九州春秋》外，尚撰有《莊子注》、《續漢書》等。《續漢書》紀、志、傳俱備，後僅存八志三十卷；北宋後，與范曄《後漢書》合刊，成為今本《後漢書》。傳見《晉書》卷八二。